

盐阜地区报史资料

第三辑



目 录

1. 胡乔木同志早期在盐城的办报活动
.....胡扬、方铭口述、曹晋杰整理 (1)
2. 回忆抗日战争时期盐阜区的新闻工作.....王阑西 (4)
3. “盐阜大众”零记——兼忆钱毅同志.....陈登科 (7)
4. 忆路汀.....陈登科 (11)
5. 光辉的历程.....唐辛柏 (27)
6. 关于盐城专区一九五八年县级党报情况报告
.....盐城地委宣传部 (49)
7. 更矫健、奋勇地前进吧! ——祝《盐阜大众》
复刊.....王阑西 (59)
8. 祝盐阜大众复刊.....周一萍 (61)
9. 发扬《盐阜大众》革命传统.....李连庆 (63)
10. 一点怀念.....钱小惠 (64)
11. 祝贺、回忆、希望.....陈允豪 (66)
12. 少奇同志的《题词》永放光辉
.....《盐阜大众》编辑部 (67)
13. 盐城地区早期党报活动和《盐阜大众报》大事记... (71)
14. 《盐阜大众报》《盐阜报》工作人员通讯录..... (92)
15. 盐阜根据地的印刷厂...盐城地区印刷厂党总支 (110)
16. 盐城的报纸杂志.....周梦庄 (112)
17. 《新公报》与宋泽夫...周梦庄口述、张开源整理 (115)
18. 解放前东台出版的报刊.....卞小芝 (119)
19. 我们的初步检查..... (145)

胡乔木同志 早期在盐城的办报活动

胡扬、方铭 口述 曹晋杰 整理

一九三一年初，胡乔木同志在北平清华大学读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离校到北平团市委工作。一九三二年初，团市委在团省委左倾领导下被解散改组，对他长期不分配工作。在这种情况下，组织上同意他暂回家乡——江苏省盐城县张本庄，短期后再返北平。一九三二年五月，胡乔木同志回到盐城。这年秋天，经过贫儿院中共党员刘必成同志介绍，认识了中共盐城县委书记蔡道生（原名嵇荫根），由蔡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党的领导下，从事宣传组织活动。

一九三三年春季，由乔木同志主编，出版了《海霞》半月刊。这个刊物是由“综流文艺社”出面办的。“综流文艺社”是个进步青年组织，成员有四、五十人，其中有几个地下党员，理事会是由民主选举的，理事长是盐城学府街小学教师乔冠军。因乔木同志不能公开出面，就由乔冠军担任了刊物名义上的主编。

《海霞》半月刊是个文艺性刊物，三十二开本，刊头是美术字，封面图案是“海边激浪，跃出一轮红日”，目录就印在封面上，这是当时盐城女中的美术教师陈栖山设计的。每期内容有散文、小说、诗歌等，主要宣传反封建独裁，争

民主自由。当时办进步刊物很困难。资金是几个人筹集的。稿源也困难，除了乔木同志，只有乔冠军、邱剑鸣、张景炎、陈廷宪几个业余作者，其中以乔木同志撰写的较多。《海霞》半月刊是由盐城《民声日报》记者邱剑明（化名邱离天），通过“民声印刷厂”老板陈廷启的关系，请他们代印的。发行靠贫儿院刘必余和一个姓臧的青年出售，一部分免费赠送。这个刊物是受到封建笼罩的古城一些进步青年欢迎的。但因经费困难，《海霞》半月刊出售了三期（第二、第三期是合刊的），就停刊改出《文艺青年》。《文艺青年》名为周刊，实际不定期，每期八开四版一大张，刊头四个美术字也是陈栖山写的，刊物仍由乔木同志主编。《文艺青年》无论内容和形式，比《海霞》半月刊要活泼一些，定价低廉，发行数量也增加了。一九三三年四、五月间，中共党员陈延庆（王翰）从上海回盐，经乔木同志介绍，与当时盐城地下党负责人见面，为《文艺青年》写过介绍巴黎公社和介绍苏联状况的两篇文章。当时还在北平清华大学的乔冠华同志，曾为刊物翻译过日本左翼作家的短篇小说，以及爱因斯坦、柯勒惠支夫人等反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宣言。《文艺青年》大约出了四、五期后，因中共盐城县委书记蔡道生在阜宁被捕叛变，稽带人到盐城搜捕乔木同志等人，乔木同志被迫离开盐城，《文艺青年》也随之停刊。又由于北平团组织遭受破坏，原定联系中断，乔木同志因而去杭州进浙江大学，以后到一九三五年初转往上海，在那里恢复了组织关系。

乔木同志在盐城时，介绍邱剑鸣（一九四二年后改名胡扬）入了党。乔木同志走后，邱剑明同志接替（下转6页）

回忆抗日战争时期盐阜区的新闻工作

王 隰 西

一九四〇年八月，中原局执行中央指示，由少奇同志当面交待任务，由黄克诚同志率领八路军五纵队迅速开进淮海、盐阜，支援北上的新四军。黄克诚同志接受任务后，在一支队彭明治同志开进淮海不久，亲自率领二支队的主力向淮海挺进。同年十月初，五纵队进入盐阜区。就在这个时候，赖传珠、刘彬等同志和我随少奇同志率领的“乌江大队”（代号），从半塔大田营出发，向苏北行进，共约千人。途中和张爱萍同志、刘震同志、金明同志、刘瑞龙同志等在淮海相会，我们继续前进。同年十月底，我们到达阜宁县的东沟，与黄克诚同志汇合。当时还开了一个大会，少奇同志、黄克诚同志

（上接5页）干”式；五、有文有图，图文并茂。《盐阜大众》出刊以后，我们还十分注意基层通讯员的培养，采取的办法通常是记者“带”和短训两种形式，每年还要搞一、二次评奖。当时，盐阜地区每个乡都有我们的通讯员，不少乡长、指导员（即群众工作干部）还是我们通讯员中的骨干。作家陈登科同志也就是那个时候培养起来的工农通讯员。由于《盐阜大众》在群众中的威信较高，影响也越来越大。后来，淮南、淮北、苏中也都办了类似盐阜的大众报。

都在会上讲了话。同年十一月二十日左右，我们到达盐城。

我原在中原局的机关报《抗敌报》工作，任江北版的主任。到达盐城后，少奇同志要我和同行的《抗敌报》的同志们负责《江淮日报》的筹办工作。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日，《江淮日报》创刊，由少奇同志亲自兼社长，我任副社长兼总编。社址设在盐城女中。报社成立之日，少奇、陈毅、曹荻秋、刘瑞龙等同志都参加了，并作了指示，嘱我们办好党报，依靠广大干部和群众办报。会后，少奇同志因事先走一步，陈毅同志还和德国罗生特同志，和我们一起拍了照。《江淮日报》下设编辑、记者、排印、发行、电台等几个组，共有三百多人。记得比较清楚的有胡扬任经理部主任，李扬为采访科长，王其明为副刊编辑，黄声为国际版编辑，虞佩为国内版编辑，刘一村为发行科长。《江淮日报》创刊后，主要社论少奇同志亲自写过。有时，由我写好后，请少奇同志审查修改，皖南事变发生后，一连写了近十篇社论。一九四一年七月，日寇和顽固派韩德勤，对我地区夹击和开始大规模“扫荡”，我们先将《江淮日报》社搬到龙冈与湖垛之间，后又搬到阜宁硕集。在此情况下，少奇和陈毅同志指示：偃旗息鼓，暂且停办，使敌弄不清我们华中局和军部的去向。在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二日，《江淮日报》停刊。《江淮日报》停刊以后，华中局还办了一个供内部发行的《新华电讯》。除《江淮日报》外，一九四一年上半年，我们还办过一些其他刊物，如《江淮杂志》先后出版了四、五期，还办了《江淮出版社》，《江淮通讯社》，开始由我兼社长，后来由姜启辰同志任社长。

一九四一年九、十月间，我被调到盐阜区党委工作。此时，盐阜区党委的主要成员有：刘彬同志任书记，喻屏同志任组织部长，曹获秋同志任敌工部长，我任宣传部的副部长。为了加强抗日宣传工作，一九四一年底，盐阜区党委决定由我主持办了盐阜区党委的机关报《盐阜报》，于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创刊，与此同时，还出版了盐阜区党委的机关刊物《盐阜党刊》，曾出了三、四期。

一九四二年三月，少奇同志离开盐城去延安。盐阜、淮海成立了军政委员会，由黄克诚同志任书记。一九四二年下半年，军政委员会改为苏北区党委，盐阜区党委改为盐阜地委，淮海区党委改为淮海地委，由三师副师长兼八旅旅长张爱萍同志任盐阜地委书记。

一九四三年春，日寇进行第二次大扫荡，我带了地委宣传部和报社同志转移到阜东县的东海边，由一个警卫排的战士保护我们。在我们这批同志当中，有个叫黄则民同志（现名赵平生），他和其他三个同志，办了一个油印小报《通讯》，由警卫排同志供稿。由于稿子来源于群众，写的群众，说的群众话，所以很受群众欢迎。后来，我们把写好的稿子读给群众听，边读边改，这样写出的稿子就更加通俗易懂了。当地老百姓看了通讯都说：“这象个大众报”。群众的评论，给了我们很大启示，我们就把《通讯》的名称改了，改为《盐阜大众》，于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五日正式创刊。为了把《盐阜大众》办成真正群众性的报纸，当时，我们还给办报人员规定了几条：一、稿子写好后要念给群众听；二、要写短文，一篇文章一般在三、四百字；三、一张报纸，不同的字不要超过一千；四、编排方面要采取“豆腐（转3页）

“盐阜大众”零记

——兼忆钱毅同志

陈 登 科

我能从一个扛大枪的战士，走进文学的大门，一不是我有什么才，二不是我个人苦学，一切都是党对我的抚育、培养。

凡在苏北盐阜地区工作过的同志，都会记得当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的时候，在我盐阜地区文艺界曾起过多么大的影响，学习中有过多么热烈的争论。争论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争论结果，认识一致了，毛主席说得对，文艺应该为工农兵服务。

文艺既然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就得创办一种适合工农兵口味的报纸和刊物。于是，一九四三年四月《盐阜大众》创

他办报。他主编了《玫瑰刺报》三日刊，办了一个多月，出了十几期。因在报上揭露了省立盐城中学的国民党军训教官在操场上的法西斯暴行，国民党县政府下令关押了邱剑鸣等人，后虽得到新闻界声援获释，但报纸被勒令停刊了。

乔木同志在盐城的办报活动，通过报刊宣传革命思想，使当时一些社会青年和中学生受到积极的影响。在乔木同志周围，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和学生，邱剑鸣、胡文新（后改名方铭）、袁玉清等人，就是受乔木同志影响并经他介绍入党入团的，邱、胡、袁曾多次于深夜相偕散发革命传单，积极进行革命活动。（此文经乔木同志审定）

刊了。

办这样的报纸，可真难啊，当时办报纸的几个人，都是
从上海转到苏北根据地的知识分子，他们很不熟悉工农兵，
更不熟悉根据地的工农兵及其干部，既不懂农民语言，也不
懂风俗民情。而当时又没有工农兵投稿，每期报纸上除了这
几个办报人写的文章之外，也就是少数文艺干部写的小诗和
散文，这样的文章知识分子不愿看，工农兵却又看不懂。结
果，报纸辛辛苦苦办了一年多，印数才只有四百份。有人泄
了气，说：“这样的报纸，还是不办为佳！”但有人反对，
他们坚信工农兵不是不要报纸，不要文艺，而是不要我们这
样的报纸，这样的文艺。我们不要把《盐阜大众》停刊，而
是要改变方向，把它办成真正为工农兵所喜欢的报纸。

在党委的支持下，《盐阜大众》终于坚持下来了。但如
何使它成为工农兵所喜爱的刊物，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要
彻底改变报纸的方向，走工农兵路线，面向工农兵，就首先
要使每个编辑做到毛主席所讲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打成一
片。具体地说，首先得从这样两件事改起，一是稿子的来
源，必须依靠工农兵及其干部，二是知识分子写文章，语言也
要大众化，口语化。说起来，只是两件事，可是要把这两件
事做好，做到家，实是不易啊。经过一段艰苦曲折的斗争，
他们终于摸出一条道路。编辑除了编报以外，就是到农村
去，到连队去，真正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下连队的同志，帮
助连队办黑板报，到农村去，在农村里创办墙报、从墙报、黑
板报上找寻报纸的撰稿人，培养他们，提高他们。

工农兵的名字，第一个登上《盐阜大众》的是谁呢？反
正不是我。我开始学习写稿，是写墙报，后来是得到报社一

位记者的帮助，才向《盐阜大众》投稿，成了他们的通讯员的。我那时是跟一位区长当警卫员。开始写稿，完全是一种模仿，看到它登了一个小唱，我也就模仿它的形式编了个小唱。经常编，经常写，慢慢发生兴趣，我就开始向墙报投稿了。结果便成为墙报的积极通讯员。一九四四年秋天，报社一位记者到我们那里来采访，他从墙报上看到我写的一篇稿子，便要我为《盐阜大众》写稿。我说不会写，他说墙报上写的那篇就很好，要我就把它送到报社去。我就是这样向报社投稿的。

我到报社第一次认识了钱毅同志。那时，钱毅是《盐阜大众》的编辑，我去时，他刚起身，在刷牙。当另一位同志把我介绍给他时，他那高兴劲儿，确是难以形容的。他紧紧握住我的手，嘴里衔着牙刷，说话张不了口，笑也笑不出声，连推带拥，将我拉在他的铺上坐下。一手扶着我的肩，一手捏着我的稿子，和我攀谈起来。没有谈稿子的事，完全是谈家常、谈心：从我们家乡情形，一直谈到敌人活动花样。谈得很多，越谈越投机，就这么一刹那工夫，我们便成为很好的朋友了。当我走的时候，他还从枕头底下摸出两本小书送给我——这两本书是报社编写的一本是叫《怎样学写稿》，一本叫《大众应用文》——亲切地对我说：“这两本书，就当做我们做朋友的见面礼吧。”我当时也高兴极了，捧着这两本书，看了又看，也不知说什么好，只问他一句：“我送你什么呢？”他伸手拍拍我的肩背：“你多写稿子就行了”。

过了两三天，我又收到一大封信，拆开一看，又是钱毅给我的。大信封里装有三件东西，第一件是我自己写的那弯

弯扭扭六十个大字的稿子，第二件，是钱毅亲笔给我写的信，第三件，是一张《盐阜大众》报。稿子发表了，但钱毅同志在原稿上加了好些红字，退回来，并在信上告诉我，这篇稿子有十三个错字，二十一个别字，三句话不通，他是怎样帮我改过来的，还问我是不是同意。就这样，我和钱毅成了真正的好朋友，写稿的劲头也更大的。三天写一篇，五天写一篇，不断往报社寄。老规矩，我每寄出一篇稿子，都收到钱毅的回信，告诉我处理情况。就是不用的稿子，他都严肃负责地帮助我修改，然后寄给我，告诉我为什么要这样改。而且在信中，总要写上几句关于如何处理材料，如何结构故事，如何写得有声有色等等之类的话。但却没有一点教训人的口气。信写得好长，我却总觉得太短。批评也好，表扬也好，都叫你看了心里甜丝丝的好过。就这样，我成了《盐阜大众》的积极通讯员。不久，又被调到报社做记者。

象我这样，《盐阜大众》培养了一千多名工农通讯员，我不过是千人中的一个。现在我能记得的，如颜景詹、王知四、徐慎兰等同志，都是当时常在《盐阜大众》上见面的人。

一方面大力培养工农通讯员，一方面办报的人也认真向群众学习，改造思想感情，学习生产知识，学习语言。

而在几个编辑中，向群众学习最认真，最热心，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钱毅同志。当时，我们敌后，生活非常不安定，十天有八天搬家，但是他一天也没放松过向群众学习。他每到一个驻地，便挨门逐户拜访，去交朋友。在他结交的朋友中，有老大爷，有小伙子，有老大娘，大嫂子，也有儿童团员。他和他们往来，和他们谈心，拉家常，说生意经，

什么都谈，谈得非常投机。他还将这些不同的人物的不同语言，记到自己的笔记本上，晚上在煤油灯下，拿出来温习。不仅如此，他编出的稿子，还常先去念给他这些朋友听，问他们是不是懂，不懂的地方，当场就请他们提出意见，甚至请他们帮忙修改。

有了大量的工农通讯员，工农作者，有了编辑工作人员的思想感情和语言的变化，《盐阜大众》果然改变了面貌。印数也从四百多份，一跃为五千余份。到处有它的踪迹，到处听到它传出来的歌声。农村文娱委员对它特别发生了感情，它发表的墙头诗被写到墙上去，有的还配上画。它发表的民间小故事、小通讯，成为农村冬学不可缺少的教材。

这一切，都是往事了，旧话了，但至今回忆起来，历历如在目前，对于自己的继续前进，仍是很大的动力。尤其想起烈士钱毅同志的时候，更觉得他至今仍在鞭策着自己。

一九六二年三月三十日于安徽蒙城

忆 路 汀

陈登科

路汀，他的名字，也可能被人忘记了，在几年之前，我是有过这样的怀疑。我所以产生这种怀疑，也是由于一件不愉快的事而引起的。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还是我住在北京的时候，在一次座谈会上，偶尔遇到一位同志，她曾经也在“盐阜大众”工作过的。

我们是久别重逢。见面时，不免要谈谈往事。她是在解放战争前夕调离苏北的。我就告诉她，在解放战争中，苏北地区转为敌后坚持，比抗日战争更为艰难，我们“盐阜大众”的钱毅、胡捷两同志，都在坚持中牺牲了。当我谈到路汀同志，也就在那种艰难困苦的日子里逝世的时候，她的脸，稍微红了下，沉默好半天，最后对我说：“我已想不起来路汀的面貌了。”我又补充道：“你怎能不记得呢？在淮城时期，我们三个人还一道出去采访过。他是一个中等身材，四方脸，白净净的，鼻梁右边有个钱大的白疤。待人温和，厚道，真诚，是个非常好的同志。”她一双眼皮挂下去，低头不语。我看她好象是在回忆，但她终于回答我，说她再也想不起来了。

从那次以后，我一直在想，“路汀”这个名字，是不是就这样被人忘记了呢？不，不会的，决不会的，尤其是她，

更不会忘记“路汀”这两个字。我也曾有过多次的幻想，想为路汀同志写一篇纪念文章，但是在写的过程中，总因我力不胜任，未能实现我的计划。

今年是1958年了。路汀同志已与我们分别十多年了。我写这篇短文，不是为着歌颂路汀个人，也不是为着纪念路汀生前与我的友谊，只是借着 he 逝世十周年的机会，作为我，在十年前，曾经得到他的教育与帮助的战友，对他片断的回忆。因为他一生忠实于党的事业：将自己的生命，献于人民；他的工作精神，他的为人，这一切，都是大大的值得我学习的。要说这是对他一种纪念，也是为着我自己，在今后工作中，向他学习，一生如何忠实于党的事业。

路汀，不是历史上的伟人，也不是战场上的英雄和模范，他只是个新闻工作者，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要是将他的经历写成一部小说，也可能是一部出色的小说。这些，都是这篇短文以外的事，因此，我将他的家乡居住，出身年月，都一笔抹去，我只从认识他那天写起，作为我对他回忆开始。

我认识路汀，是1945年秋天。

1945年秋，我调到“盐阜大众”做记者工作。路汀当时并不在“盐阜大众”工作，他是“盐阜报”的编辑。“盐阜报”，是苏北盐阜地委的党报，在当时来说，特别是在敌后，却是一种大型的报纸。“盐阜大众”虽然也是地委的报纸，但是她是一种更为通俗的报纸，她的读者是初识字的乡村干部，农民，战士，工人，因此在一般知识分子眼里，她是地方小报，有些人是不大看得起这个报纸的。象我这样的人，对新闻工作本来就无知，单独出去采访，更是不行，必

须跟着他们学习手艺。

这天早饭后，我们的主编秦加林同志从外边回来，和我
说，要我去做随军记者，跟着部队去打盐城。从他说话的神
情可以看出，这是很急迫的任务。他没交待任何具体任务，
只让我跟路汀同志一道去，我的工作，由路汀具体帮助我。
三句话没有说完，他就将我带到路汀的宿舍去。当我们走进
路汀的宿舍时，路汀正在铺上忙着打背包，秦加林也没有谈
任何工作，只是帮我们介绍一下，双方认识而已，我也就回
到自己宿舍去收拾行李了。

“盐阜报”和“盐阜大众”本来是一个机关，因过去长
期分散在农村里，同志间互相接触的机会很少，直到日本鬼
子投降后，报社全部搬进淮城，我们两个报社才住到一起
去。但是我不认识路汀的，初次见面时，给我的印象是十分
好的，我总觉得，要我跟这样一个文雅书生到前线去，是有
些不大适合的。同时我也听人说，他的胃病很严重，痛起来
连饭也不能下肚。

我们在小晌午的时候出淮安城东门。当我们赶到部队驻
地时，人家已在拂晓前就出发了。同时又听说，苏中的部队
在盐城外圈已经打起来了。我们更是急慌，也来不及探听清
楚部队出发的路线，就直奔盐城前线去。

和我们一起走的还有一位姓朱的女同志，也是记者。一
上了路，我就感到和他们两人在一起非常别扭，因为和他们
两人谈不出话来，先开始我是跟着他们后边走的，越走越感
到别扭，我便将背包往肩上耸耸，大三步小两步，走到他们
前边去，头也不掉，直向前奔。当看不到他们时，我便坐下
休息，待他们快要赶到时，我爬起拍拍屁股又跑。就这样，

走了八十多里路，我没有和他们两人说过一句话。直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在路旁风车篷里坐下，打开背包，拿出干粮，低着头在吃。

路汀身上背着两个背包，架着朱同志，走进车篷，将朱同志轻轻扶坐下，便问我道：“不行了，她病了。”我一见朱同志那样狼狈象儿，心里却也吃了一惊。你看她头上扎一条白绒手巾，满脸肌肉好似被火烧的一样，两眼红红的，快要流出泪来了，直挺挺的躺在地上，牙齿抖得吱吱响，浑身在筛糠，哼声连天。我便问路汀道：“她是怎哪？”路汀道：“打摆子。”我又问道：“她有病，为什么还一定要她到前线去呢。”路汀道：“她在家里好好的，走在路上才病的。”

路汀身上还背着一个军用水壶，他一边和我谈话，一边倒了半缸温开水，送给朱同志喝。又倒半缸水给我，和我商量道：“蹬在车篷里不是办法，你将她背包挑住，我架着她，我们再走七里路，就到唐河了，那里有熟人，将她安置下来。”我当时嘴里没有说什么，心里是很不愉快的，觉得还未到前线，就麻烦起来了，这样怎么能搞好战地采访呢？便有些不高兴，从车篷上抽下一根木棍，挑起背包，在前边走了。

路汀完全看出我不高兴，他也未说什么，便架起朱同志，随着我后边也走了。

朱同志发高烧。烧得昏昏糊糊，双脚已经不知道向前挪动了。路汀这时只有将她扶在自己的肩上，背着她走。

这七里路，实是难走，比二十里还难走，一直走到一更多天，才到唐河边。

河里有五只木船，船上歌声，震动流水。

这五只船，是苏北文工团的船，他们也是赶到盐城前线去的，对我们来说，是再巧也没有了，便上了他们的船，连夜往盐城西门十多里的龙冈镇赶。

这一天，我们共跑一百里路。老实说，我的两腿也硬得象两根木棍了，上了船，往仓里一倒便睡。他呢？他将我们安排好，便跳上岸去，帮船夫拉牵去了。

银盆似的月光，倒影在河中，清清水流，打着船头，哗哗的声响。金色鲤鱼，漂浮在水面上，乘着月光，破浪逆流，追逐水面上飞虫。仓里鼾声，象战鼓似的，阵阵惊醒河中田蛙。

月光从正中渐渐又转西了，不知是谁，突然叫起，“哟，没命啦！”刹时间满仓人都惊叫起来。

我从睡梦中惊醒，翻身坐起，伸手一摸，也出了满身冷汗，大叫道：“快将灯点起来。”也不知是谁，跟着我喊起来：“船停下！”

船停下了，点起灯火，在船里一照，更使我发慌，睡在我身旁的朱同志，连一点气也没有了。我赶忙跳上仓，大声向岸上喊道：“路汀、路汀，快来啦！……”我这一喊，全船人都惊慌起来。

大家正在手慌脚乱的时候，路汀跑上船来，伸手抱起朱同志，一手抓着她的头发，一手捂着她的嘴，问我道：“快快将她两腿盘起来。”曲了好半天，才见她回上一口气来。

路汀将她背上岸，放到老百姓家，让她躺在一扇门板上，烧了一碗米汤，用匙勺一勺一勺往她嘴里灌，一直灌到天快亮的时候，她才睁开眼睛，路汀放下碗和匙勺，向我